

# 旗袍，今生美丽的相遇

■文/陈洪娟

一直以来，我对旗袍情有独钟。我以为，在众多的衣服款式中，旗袍有着别样的风情与魅力。那小巧的立领环绕着纤柔的细颈，凹凸有致的流畅线条紧贴着挺拔的身躯，开叉的下摆伴着轻盈的步履款款摇曳，纤纤玉腿若隐若现，说不出的妩媚，道不尽的风韵。

最初喜欢上旗袍，正是豆蔻年华的时候。每每看到与旧上海有关的电影，对影片中穿旗袍的女子总是目不转睛，带着近乎痴迷的眼神欣赏她们玲珑婀娜的风姿。周旋、蝴蝶、阮玲玉……这些女子无一不是风姿绰约、冷艳凝香。旗袍，用细腻的笔调勾勒出她们的玲珑曲线，而她们则用烟水凄迷的眼神，冷傲高贵的气质，将旗袍的风韵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无论是举手投足，还是浅笑蹙眉，都散发出风情万种的妩媚，古曲温婉的气质，充盈着一种女人的张扬与内敛。

于是，疯狂地喜欢上那些和旗袍有关的女子的书。才华横溢的张爱玲、温婉娴静的林徽因、娇艳美丽的陆小曼……她们有着深深浅浅的心事，有着影影绰绰的秘密，有着长长短短的故事，当她们携一袖暗香流韵，穿过了岁月风尘，身后便也留下了一路风情和一路幽歌。我好想读懂这些满腹柔情与才情的女子，我好想了解她们旗袍内密密匝匝、层层叠叠的心事……

那时的我，常常想像这样一个画面：细雨如织的江南，一幢幢白墙黛瓦的民居迷蒙成一幅写意画，弯弯的拱桥边，乌篷船的桨橹拨动着古老久远的歌谣。扎着两把麻花辫的我，身着青花旗袍，或手握诗书，凭栏而望；或撑着油纸伞，独自穿过雨雾，婉约成一朵清浅的水墨素花……



可是那个时候，在我的家乡，无论是大姑娘小媳妇，很少有人穿旗袍。一是因为家里穷，买不起好的布料，也买不起与旗袍配套的高跟鞋；二是因为思想保守，在过去，旗袍都是阔太太和富小姐穿的，在乡人的眼里自然是资产阶级的符号，谁穿上旗袍，就会引来众人异样的目光。我虽然喜欢旗袍，却不敢跟家里人提起。旗袍，成了我梦中的衣裳，犹如一朵青莲，在我的梦里盛开。

后来上了大学，同宿舍有个叫雪云的同学，我俩在开学第一天就相谈甚欢，原因竟是因为旗袍。记得那天，雪云挽着简单的小发髻，穿着一件淡雅的白色旗袍，上面是雏菊的淡淡花纹，整个人就像一朵恬静的雏菊。我忍不住夸她穿旗袍有味。她很开心地告诉我，她箱子里有好几件旗袍。她打开皮箱，把旗袍一件件拿出来，在身上展示，看得我羡慕极了，两眼放光。雪云见我喜欢，挑了一件粉色的旗袍，执意要送我。我穿在身上试了一下，因为雪云比我高挑，

所以我穿起来有点空旷，在镜子前走了几步，青涩的脸上看不出那种高贵和雅致。我很是失望，原来不是每个女人都适合穿旗袍的，我想。

从此以后，我把自己的旗袍梦深深地藏在心里。只是和姐妹们一起逛街的时候，每每在街上或是商场的橱窗里，看到穿着旗袍的窈窕身影，我还是忍不住注视良久、不舍离去。再后来，大学毕业，就业、结婚、生子，渐渐的，旗袍的情思被柴米油盐淹没，旗袍的影子被奶粉尿布替代。直到那一天，蛰伏在心底的那个情结，又被彻底唤醒了。

那次单位举行一场迎春文艺晚会，我有幸担任主持。按照要求，我要穿旗袍上台，与我搭档的男主持则穿唐装。那天，我跑了好几家商场，左挑右选，最后选定了一件紫红色绣花旗袍。当我挽着高高的发髻，身穿旗袍，款步走到舞台中央时，台下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晚会结束，同事们夸我：“你穿旗袍真是太好看了，就像是那个刚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女子！”听着她们的赞美，我的心里甜滋滋的，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。我想，旗袍应当属于30岁后的女人。那种无言的高贵婉约，沉淀着年龄的丰厚底蕴，一眼望不穿的古曲韵致，蕴含着岁月绵绵的味道。这种神韵与最原始的姿色无关，来自于内在的修养，来自于阅历的丰富。

现在，我的衣橱里多了好几件旗袍，各种料子，不同款式，色彩缤纷。我常常穿着旗袍行走在大街小巷，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。即使不穿的时候，拉开衣橱看看，也觉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。

旗袍，是我今生美丽的相遇！

责任编辑 李小玲